

徐兆玮日记



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·文献丛刊

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·文献丛刊

徐兆玮日记

(清) 徐兆玮 著 李向东 包岐峰 苏 醒 等标点 黄山书社

剑心移日记

民国四年（1915）二月八日至民国五年三月七日

中华民国四年（1915）二月八日，甲寅十二月二十五日，晨闻有声淅沥，盖下雪也，少顷雪止而濛濛雨又作矣。

昨日，雇得一船，今日无舟子，后勉强叫得一人，而时已巳正，恐到城太晚，改于明日。下午，雨势滂沱，觉意兴阑珊，乃决计以忙漕款由轮舟寄城，托美叔代完，而入城之议作罢。

丁芝孙今日函云：顷候驾未莅，当为雪阻。本处细则已批回，特检奉十纸，预算拟即列报，大约不出八百之外。系全年。查阅吴江、无锡等处表，开收租费均不在内，故亦拟不列。惟江、锡均因费巨驳回，此间恐亦难免第二番手续也。清华学校四生旅费援县会案请求拟复县加以制限，每名年给四十元，以四名为限，他校不得援例。第二高小建筑费，县署交议，此款不在预算以内，复县请其主张。闻昨日有勘估之举矣。年内可莅城一叙否？

阅沈涛《交翠轩笔记》二卷。卷三、四。

二月九日，甲寅十二月二十六日，雨止而阴霾不开，殆将以风雨了残年乎？

上午，许君明来，留午饭。夜，黄聘之邀吃年夜饭，街衢泥滑甚，且微雨，知明日断难放晴矣。

阅梁绍壬《两般秋雨盒随笔》一卷。卷一。

二月十日，甲寅十二月二十七日，阴雨竟日。

《江村雪夜》之三、四：素质安能涅，冰心孰与期？山河空色相，世界入琉璃。暗室虚生白，修途险化夷。寻梅劳梦想，孤往若忘疲。

空庭群籁息，倾耳漏三更。古井埋无迹，坚冰裂有声。直疑天宇冻，不觉晓光生。白战严诗律，呵毫写未成。

阅梁绍壬《两般秋雨盒随笔》一卷。卷二。

二月十一日，甲寅十二月二十八日，阴。

雨止而天亦渐有霁意，甚盼明日之放晴也。

与丁芝孙函云：本拟雇舟入城，而风雪载途，行履为之迟滞。惠书读悉。预算常年八百元减无可减，想不至再有驳诘，收租费将来可于收入租息项下扣除，而另附报销清册也。腊尾春初，得此大雪，或为今岁丰年之预兆乎？闻第二高小建筑亏款，天水令君已允于白茆塘工还款项下暂借，可不劳再讨论矣。近日阅《庞志》，病其简陋，拟取《艺文》一志先为订补。仿竹垞《经义考》、诸家藏书志例，别辑《海虞艺文考》一书。力小任重，未知能不貽举鼎绝膑之诮否？

阅梁绍壬《两般秋雨盒随笔》一卷。卷三。

二月十二日，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，天渐霁，时露晴光。

狄云士廿七日函言：尚无别就，欲觅一枝之栖。是前信尚未收到也。

阅梁绍壬《两般秋雨盒随笔》一卷。卷四。

二月十三日，甲寅十二月三十日，晴。

向翥青叔借《庸闲斋笔记》，知初刻八卷后，又续四卷，为十二卷。予旧藏乃八卷本也。

《二月十三日为旧历甲寅除夕》：俯仰人间世，今宵益惘然。入春才九日，改历已三年。爆竹惊山鬼，明灯照市廛。江村仍旧俗，谁识海为田？

阅梁绍壬《两般秋雨盒随笔》一卷。卷五。

二月十四日，乙卯正月初一日，晴。

《怀师郑》：音和笙磬两心同，君比苏龛我石公。师郑为《眉韵楼诗话》，以郑太夷与顾石公之交谊比予二人二十年相契之深。野鹤偶然来白下，沙鸥犹自恋虞东。今岁来秣陵，约为焦山之游，以事不果往。回思已岁新交缔，癸巳始定交于京师。又是寅年旧历终。廿载屡看桑海变，天涯地角感飘蓬。

阅梁绍壬《两般秋雨盒随笔》一卷。卷六。

二月十五日，乙卯正月初二日，晴。

《怀师郑》之二：清谈霏屑托邮传，驿使兼句递一笺。为盼来缄忘作答，那堪远别动经年？书成募梓呼将伯，来书云拟汇刊《诗史》丙丁二集。以竟前功，江郑堂有《募梓图》。老去看花笑独眠。烛烬西窗人意倦，可能飞梦到君边。

阅梁绍壬《两般秋雨盒随笔》一卷。卷七。

二月十六日，乙卯正月初三日，阴有雨意。

《二月十四日为旧历乙卯元旦》：画堂银烛烬残宵，爆竹声中又岁朝。展卷始知官历换，掩扉暂息市尘嚣。元日市肆皆闭门，不通贸易。青融苔蘚春初活，红勒梅花冻不娇。野老啸歌聊遣日，沧江白石侣渔樵。

阅梁绍壬《两般秋雨盒随笔》一卷。卷八。

二月十七日，乙卯正月初四日，晴。

与孙师郑函云：奉到东坡生日手笺，以岁晚匆促，未克作答，今旧历又改岁矣。

兄年五十而弟年四十有九，回思此三十年中，人事几经变迁，而吾二人身丁其厄。白头宫女闲说玄宗，上阳旧人能谈天宝。惜乎离别之日多，聚处之日少，此则缺陷难弥，只好借佛说因缘二字解释之耳。除夕无聊，成七律二首奉怀，另笺录呈。去岁作诗不满十首，意兴索然，盖已拚焚弃笔砚矣。偶读近人诗集，辄复见猎心喜，破此一戒，此后又不知浪费笔墨几许？铁琴铜剑楼主人俟日内晤时，当转达君意。春意融和，觉生气盎然从十指出。以后通缄，当数以赎前数月疏懒之愆。

阅陈其元《庸闲斋笔记》一卷。卷九。

二月十八日，乙卯正月初五日，晴。

为龚敏之挽其外舅邢竹岩联：甥馆抚前尘，居然半子承颜，窃愧蒹葭倚玉树；神山归远驭，惟冀九原垂鉴，任教薏苡谤明珠。

耀青叔邀夜饮。

阅陈其元《庸闲斋笔记》一卷。卷十。

二月十九日，乙卯正月初六日，晴。

唐锡昌为其子析灶，邀予往。予以去腊族中子香约今日为其写一立嗣议据，辞未往。

许君明来，饭后与同车至老宅，晤翰、翥二叔，校舍已筑基址矣。予与翰叔步行至子香家，议据稿拟定，嘱唐锡樵写，傍晚始归。

阅陈其元《庸闲斋笔记》一卷。卷十一。

二月二十日，乙卯正月初七日，晴。

傍晚，黄子葵邀饮。

阅陈其元《庸闲斋笔记》一卷。卷十二。

二月二十一日，乙卯正月初八日，阴。

前日，在老宅晤狄云生，言许楚卿有信致其家。

中、日有决裂之势，阅报章，知正在磋商，未必遽成战祸也。

阅方浚师《蕉轩随录》一卷。卷一。

二月二十二日，乙卯正月初九日，阴。

顾相保之弟娶妇，令朱礼堂邀予吃酒。午后，偕江受之、黄聘之同往。其家近上真殿，至庙游览一周，庙前石桥一塊已损坏，恐此后遇雨将崩裂。聘之拟估工建筑焉，至家犹未暮。

得华君安人日函，询所托之事。

黄昏微雨，四鼓闻檐溜声。农田待泽亟，好雨正知时也。

阅方浚师《蕉轩随录》一卷。卷二。

二月二十三日，乙卯正月初十日，晨起觉天有开霁意，少顷杲杲出日矣。

午饭后与黄聘之、江受之同至顾子洲家，新屋落成招饮也。子洲少年颇荒唐，收

心者八年，今新居焕然矣，有田六十亩，均在宅前后，沃壤也。故始蹶而卒能振兴，人皆谓其内助之力居多。饮毕步归，已月上矣。

与张叔颖函云：《学务委员视察录》七册，今由航寄还，乞检收归档。东瀛消息甚恶，吾辈醉生梦死，转瞬将为无国之民，真生不逢辰矣。师郑函来，言我兄曾论立法院选举事，欲弟为之设法，然此事从何做起？况邑中如籀斋、巽公均跃跃欲试，一邑有二三入，合计之逾额十余倍不止，则必有剧烈之竞争矣。我辈宁凭轼而观，不愿为人作嫁也。敝乡五校赶紧建筑，两旬内可落成。弟虽捐入旧屋一所，然预算尚需四百元，即日由翰叔、许君详署，望鼎力为之设法。

阅方浚师《蕉轩随录》一卷。卷三。

二月二十四日，乙卯正月十一日，阴。

《崇真玄观银杏二株，寿数百年矣，赋此志感》：老干参天百尺材，几经桑海有余哀。鹅笼赠后留高躅，鹤羽归来话劫灰。断砌雕文藏白草，残碑刻画篆青苔。丽年几度兴衰事，寂寞寒梅向晚开。

阅方浚师《蕉轩随录》一卷。卷四。

二月二十五日，乙卯正月十二日，阴雨，傍晚大雷雨。

《对雨》：细雨东风里，濛濛隐画楼。漫天生水气，尽日酿春愁。石藓浓于染，林烟淡不流。晚来寻断梦，应在五湖舟。

阅方浚师《蕉轩随录》一卷。卷五。

二月二十六日，乙卯正月十三日，阴。

与吴杏村函云：去腊，茅和尚与黄海争嗣一事，茅姓闻已诉之执事，但黄海坚执议据为凭，以为茅和尚因不愿归宗之故，始将其父之田交和尚归种，安得遽翻前议？茅和尚又以议据上有田四亩三分未归为辞，当日黄彩在弟处了割此事时，执事亦为调人。据黄彩言，茅和尚承诺无异言，即将议据注销归还茅姓，是茅姓所持悔议理由实未正确，且执言议据当时并未收回，有讳莫如深之意，是黄彩注销归还之言不为无因。足下谅能记忆及之也。此事茅姓如能遵守不愿归宗前议，则可劝黄海酌贴茅姓若干以补从前亏损，最为妥当。祈执事缓言开导，俾得和平解决，则黄海感激不尽矣。

阅方浚师《蕉轩随录》一卷。卷六。

二月二十七日，乙卯正月十四日，阴而多风。

丁芝孙十三日函云：岁暮年初，久迟琴从，无任怅闷。款产处既已修改章程，鄙见请其重组较为允当。拟稿呈鉴，如表同意，元宵即发习艺所暂拨经费，曾共商推行之。县署前后抵触，殊为可笑，拟稿故与调侃耳。何日莅城，望先示及。杭州有刻手，已驰书索字样。柳贾多善本，早到尚及一浏览也。

阅方浚师《蕉轩随笔》一卷。卷七。

二月二十八日，乙卯正月十五日，晴。

复丁芝孙函云：款产处规程既经修正，自以另行推选为正当办法。详稿附还，祈

察收。齐巡按为节省经费起见，我邑事务未可为繁，鄙意副董亦无庸添设，但此事须青侣先生主裁耳。读《七日报》，见大著，见猎心喜。另纸录呈近作数首，聊博一粲。东邻责言，前数日谣传甚恶，但祈不至决裂，俾吾侪又得偷生几时，便是幸福耳。县署于习艺所既有定案，何以又不承认？天水之咎欤，抑清河之疏欤？吾邑教育专事外观，耗巨资于土木丹青，而毫无储蓄，万一年谷不登，惟有一律闭门耳，实可寒心。

至瞿茂铨家吃喜酒，与黄聘之步行往，向风行，颇费力。吃小饭后，至南渡桥吃茶。乡人咸言永吉小轮抽水太深，泥船、糞船皆大恐慌，宜改换抽水较浅之轮，裨益实非鲜也。至瞿宅，饮毕归，月已上林杪，见田间火把通红，盖俗所谓照田蚕云。

张叔颖廿六号函云：师郑对于立法院颇有热度，恐基本票少，相助为难耳。尊处第五校建筑不敷之款，乞公来城与青公商之。敝科查详定概算案内，已少通融余地。双南得本邑沙田局主任，救炎得上海局助理员，壮公在常，一切容俟晤谭。

阅方浚师《蕉轩随录》一卷。卷八。

三月一日，乙卯正月十六日，晴。

午后，与黄聘之至张少泉家吃喜酒，傍晚始返。

唐海平十四日函云：原本《三国》果能举出异同之点，销路定必更旺，唯闻原本系以魏为正统，与陈寿《三国》相同，信否？蒙荐校对，可否先来试办一月，视其手段之高低再定辛俸。至少六元，多至十元。来否？乞即赐复。《家庭杂志》下月准出版，如有珍异之记事，乞赐数种为幸。

阅《小说时报》一册。第廿四号。

三月二日，乙卯正月十七日，晴。

与华君安函云：顷接唐海平函，校对现正须人，惟要试办一月，再定薪水。伊云至少六元，至多十元。足下如现无馆地，愿就此缺者，祈即日示知，当作函介绍。

阅《大中华》一册。第一卷第一期。

三月三日，乙卯正月十八日，晴。

何玉成邀吃喜酒，盖为其孙娶妇也。予与黄聘之同往。其家四代同堂，安分务农，实不可多得。玉成之父年已八十有八，而精神矍铄，尚能削花，人多羨其家庭之幸福。予谓子弟不知赌钱，不上茶馆，家教尤不可及也。归已傍晚。

阅方浚师《蕉轩随录》一卷。卷九。

三月四日，乙卯正月十九日，晴。

上午，乘车下乡，至老宅观新建筑五校。在三弟处略坐，即偕绶青同至戴大桂家，视大桂与小桂所争之一披屋。大桂留饭，二时回家。

得钱吉庵十八日函，约予到城。

阅方浚师《蕉轩随录》一卷。卷十。

三月五日，乙卯正月二十日，晴，日色黄淡，谚所谓落沙天也。

得华君安十九日函，言即示明地点，以便克期一行，又预托推荐帐缺。

与华君安函言：寄奉介绍一函，希察入。海平人极率真，一切可坦怀相与。校对事尚简单，止要心略细便少脱误，足下于此事定能措置裕如耳。附与唐海平一函，为介绍。

阅方浚师《蕉轩随录》一卷。卷十一。

三月六日，乙卯正月二十一日，阴雨竟日。

与唐海平函云：华君安愿任校对，已作函介绍，令其到沪先试办一月，如果胜任，再定束脩可也。新正栗鹿，未能静坐。今俗冗稍稍屏除，当将明本《三国志》统阅一过，即将异同记出，附考证一篇于后。此书宗旨与现行《三国志》无异，并非帝魏也。笔记容日内寄上。

阅方浚师《蕉轩随录》一卷。卷十二。

三月七日，乙卯正月二十二日，晴。

得唐海平二十日邮片，询华君安肯就校对否？

偶阅《中华小说界》中《古今笔记平议》，病其空衍，戏效为《北松庐读书记》，先就《庸闲斋笔记》一书讨论其内容，以后继续为之。

阅方浚师《蕉轩续录》一卷。卷一。

三月八日，乙卯正月二十三日，晴。

又得唐海平一片，昨日所得，乃由张宅转寄，此片径寄何市。

狄云士五号由浮桥寄一片，云现在浮桥第一初等小学校。

徐念慈来函，为马姓争嗣事。

阅方浚师《蕉轩续录》一卷。卷二。

三月九日，乙卯正月二十四日，晴。

《春宵听雨偶成》：细雨廉纤闭院门，重帏不卷易黄昏。自携灯檠燃银烛，尚有前宵蜡泪痕。

《记梦》：清溪几曲绕红桥，桥畔新黄柳万条。渔火两三人定后，东风一夕暗生潮。

阅方以智《物理小识》一卷。卷一。

三月十日，乙卯正月二十五日，晴。

《春寒》：腊寒不尽又春寒，鸳瓦霜华晓未干。把卷轩窗迎日坐，寻梅篱落背风看。民时冷燠关天下，生意吹嘘在笔端。独酌陶然忘晷短，田居岁月醉乡宽。

阅方以智《物理小识》三卷。卷二、三、四。

三月十一日，乙卯正月二十六日，晴。

顾怀玉来黄聘之家，邀予同至花桥潘宅观桌椅，因其家将出售也。回忆介甫、心田父子在日之盛，今则萧条满目矣，不禁凄然。

顺道至老宅观新起小学校，将落成矣。在翥青叔处小坐，傍晚始归。

丁芝孙九号函云：附上一校请放雨中操场费复稿，请酌定发行。四年度预算早已

奉飭编制，署中虽未知会到处，然按规程本有参预之权，即如修正条文，亦得陈述意见，拟于十六号召集会议。盼公早莅，不胜翘企。又得款产经理处函云，十六日下午一时在本处会议办法。

得陆子英三月九日函，言现在上海二马路三号太平洋行四层楼上美最时大班住宅，如莅申江，请赐示知，俾得趋前叩谒。

阅方以智《物理小识》二卷。卷五、六。

三月十二日，乙卯正月二十七日，阴雨聚寒。

复丁芝孙函云：详稿妥善，请即照发。弟于日内当即来城，可畅领清海也。

得徐念慈廿六日函，为马姓争产事。

下午开霁，而寒气凛烈未减也。

阅方以智《物理小识》二卷。卷七、八。

三月十三日，乙卯正月二十八日，晴寒。

顾洪言其远祖印山公为活财神，能见地中宝藏。其宅去何家市二里余，路旁之田皆其产也。其宅名顾家大宅，基宅前之桥名顾家大桥。先世曾赈饥，官为给匾，今尚存，然字半不可辨矣。又言有玉蟋蟀盆一，为传家之宝。印山生五子，恐将来争执，埋之柱础下。其家与管氏有戚谊，今管氏厅屋尚为顾姓旧物，子孙零落，售于管氏而拆归重建者也。予拟编《桂村小志》，此亦昔所未闻也。聊记于此，他日再详访之。

阅《小说丛报》一册。第八期。

三月十四日，乙卯正月二十九日，晴寒。

孙师郑廿四日邮片云：前寄惠函，并见怀诗二律，天末情深，读之增感。侍近患痔疾，极为困顿。陈方苦无效，拟用西法挽去之，然尚未决也。军学编辑局开办甫一月，侍为段总裁委充文事主任。道远事烦，循行数墨，殊无谓也。

阅《小说月报》一册。第六卷第一号。

三月十五日，乙卯正月三十日，晴寒。

偕桂儿入城，九时开船，五时半始抵城。外姑留夜饭，觉困顿甚，饭后即寝。丁芝孙以电话约明日十时至于公祠晤谈。

三月十六日，乙卯二月初一日，晴，较暖。

上午九时，拟至于公祠，路遇张叔颖，同往仪凤园啜茗。十时半至于祠晤芝孙，与谈款产处要项。十一时归，而王采南来，与同至聚丰园，顾怀玉作主人，座皆东乡人。芝孙以电话来催，云将开会。席散，予与王采南同往。议题凡四，最重要者为创设图书馆案，议决在预备项下拨银四千元，一半存储为建筑费，一半拟租屋购书，逐年扩充云。访钱吉庵，晤。归至张宅，翥青叔以电话来招，云在聚丰。亟往而美叔及许师叔诸君皆在，饮毕至湖园啜茗，复至裕兴旅馆聚谈，十一时始归寝。

三月十七日，乙卯二月初二日，晴暖。

晨起，至市前晤翥叔，同至仪凤园啜茗，待叔颖，十时始来。十一时回张宅，访瞿良士，晤谈良久。至美叔家午饭。丁芝孙以电话约三时至逍遥游啜茗，三时至茶肆，张双南亦在，谈良久始归。夜饭后，复至寺前购玩物数种。电灯照耀，如入不夜城，惜通街皆消耗品，未免于生利稍远耳。

三月十八日，乙卯二月初三日，晴暖。

晨，翥叔来，与同出大东门，距小轮之开尚有一小时，与美叔啜茗。九时始开船，十二时半抵家。

《时报》载《畴华室诗话》云：顺德麦孺博孝廉孟华，癸丑岁晚语余曰，明年太岁在甲寅，必有兵祸，殆难解免。未几其言竟验。予谓甲寅有兵祸，《容斋随笔》已记之，非真麦氏有先知之明也。

阅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录》一卷。卷一。

三月十九日，乙卯二月初四日，晴暖。

黄聘之嘱撰隆茂树行联：选择良材，隆于夏屋；搜罗嘉植，茂若春松。

予自撰一联：行货曰商，居货曰贾；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

阅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录》三卷。卷二、三、四。

三月二十日，乙卯二月初五日，晴夜大风，微雨。

陆芝珊来函，嘱为其母夫人寿诗。

植儿自苏州海红坊法政学校来函，言初五考毕，拟初六动身旋里，惟张实孚如来补考，当再留数天。

阅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录》二卷。卷五、六。

三月二十一日，乙卯二月初六日，晴暖。

王新之、郑玉书来函，言乡教育会应开春季常会，拟于三月二十八日阴历二月十三日，专函请示。复函允于是日开会。

华君安正月二十八日函言：廿四日到申，连日就席办事，虽不甚忙，尚少暇晷。弟于此事不至貽羞，且觉过目一细即少脱误。海平颇有倾倒之意，因谈及王、张二君之不办事，恐反貽误，故今得弟助理，极表真忱。

阅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录》二卷。卷七、八。

三月二十二日，乙卯二月初七日，阴寒。

昨日翥叔宴客，予偕黄聘之下乡，回家已傍晚矣。黄昏雨。

与赵春木函云：自违雅教，寒燠屡更，北望京华，辄生天末凉风之感。弟杜门却扫，罕入城市，惟与师郑间通音问而已。家叔翥青留心实业，颇思出而用世，无锡杨君翰西、味云昆季素与相契，为荐于周缉之总长。叔意欲得大贤一言为重，嘱玮道达下悃。执事夙以吸引人才为己任，必不吝齿牙奖借，故敢渎布区区。

与孙师郑函云：财政易长，必可更新壁垒，拔茅连茹之占，当为足下预期。但弟所私心窃冀者，理财须识大体。苛细杂捐，所得者纤，而众怨沸腾，不如其已也。度濂溪必先计及，当拭目而睹新猷耳。另有一事奉恳，翥青家叔于实业颇有经验，自法官解职后，投身商界，与无锡杨氏素稔。此次杨君翰西入都，拟荐之于周总长，叔意欲得赵春木同年一言吹嘘，冀厚集其力，以期速效。弟为缮一书，未知住址曾否迁移？乞饬纪送去为感。家叔之意以银行为最合宜，如上海副行长及无锡行长有更动，能于此间得一相当之位置则踌躇满志矣。盖沪上诸商领袖皆所熟识，无锡与杨氏沆瀣，可举重若轻，但此意弟函中未便要求。足下如于日内晤春木，务望转达，不胜感激。王君书衡近日踪迹，下次函来请为示及，缘外姑以姻事屡次询及，嘱为通信故也。

阅《小说月报》一册。第六卷第二号。

三月二十三日，乙卯二月初八日，晴。

昨日，张旭如来函言：咏沂叔祖母及韞山俞氏婶母于十四日安葬，请俞佑莱姻世伯题主，奉烦姑丈襄题。

复函云：承委襄题一事，本可从命，实缘十三日为虞东八乡联合教育会大会之期，玮为会长，且日期即系玮定，必须到会。会场在徐市，势不克抽身来城。为此先行道达，务望在咏沂叔前道歉为感。

阅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录》二卷。卷九、十。

三月二十四日，乙卯二月初九日，阴。

阅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录》二卷。卷十一、十二。

三月二十五日，乙卯二月初十日，晴。

有虎邱花船来，购山茶二盆，含苞将开。去岁茶花两盆皆冻坏，得此聊慰予怀。

阅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录》二卷。卷十三、十四。

三月二十六日，乙卯二月十一日，阴。

与黄聘之同车至支塘含真阁，吊周似兰之丧。饭后至青云阁啜茗，见天气不佳，急乘车归。途中濛濛细雨，旋作旋止，归家钟止鸣三下耳。

阅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录》二卷。卷十五、十六。

三月二十七日，乙卯二月十二日，阴，午后霁。

今日花朝，恰似养花天气，惜太寒，恐芳信较迟耳。

阅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录》四卷。卷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

三月二十八日，乙卯二月十三日，阴。

今日为徐市第二高小开八乡联合教育会，予与黄聘之同车往，到者三十余人，归途遇微雨。徐市开会必有风雨，亦一奇也。

夜，因伤风头痛甚剧，黄昏即卧，闻风声甚厉。

阅《妇女杂志》一册。第一卷第一号。

三月二十九日，乙卯二月十四日，晴。

丁芝孙十一日函云：图书馆、工业校均经核准，尚未委定主任及调查。赵君函商在县积聚金项下，即带征茆工归还款。劝购储蓄票一千元，是否承认，初无成见，特奉商以便作复。预算收入已报县矣。

方惟一三月廿四日函云：别后忽忽一年，人事靡常，殊为悯恨。茆工事草率未竟，每一念及，胸膈作痛，诚之不至任事之无状，中道损阻，夫复何言？所疚心者与方还共事奔走之乡父老五苦六辛，未获一表白，甚且告讦纷歧，造诬腾谤，劳而多仇。如师叔、治衡辈，宁非方还良知痛苦之举乎？书生作事，动乖物情，度先生当亦感喟无已也。治衡事今当已了。师叔来书云，先生将为刊《河干日记》，惭感交并。方还于语言文字恒不自检，率臆悟人，往往而然，故前函师叔缓为刊布，亦惊弓之翼，尚求裁别删削。顷奉报告册序一篇，并正为感，徇师叔意勉为言之。便中即转师叔。道远心长，不尽耿耿，伏惟为道自爱。

阅《繁华杂志》一册。第四期。

三月三十日，乙卯二月十五日，晴，下午阴。

与丁芝孙函云：尊函误标徐市邮局，今日始送到。积聚金购储蓄票止少三年息金一项耳，是亦未始不可承认也。昨闻采南言，图书馆主任拟请良士为之，未知已发表否？近患伤风，稍愈当入城面谭。

《陆母龚太夫人七十寿诗》：霞觞仙酿风衔来，婺女星明寿宇开。孝义里邻文学里，怀清台并读书台。一经绶纓传韦逞，五色斑衣戏老莱。分得日边红杏树，瑶池阿母为亲栽。

田园整顿付儿曹，湖海元龙意气豪。光誉尊逾三釜养，文章华胜六珈褒。邨泉秋冷餐黄菊，缙岭春融采碧桃。怡老轩成娱爱日，石篇藻绘莫辞劳。

夜，闻雨声琐碎，三鼓几不成寐。

阅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余录》三卷。卷上、中、下。

三月三十一日，乙卯二月十六日，微雨，下午止。

又：苜蓿盘陈耐冷官，扶持风教赖儒冠。移家合傍林泉隐，捧檄聊承菽水欢。南国簪裾花下集，西城楼阁画中看。宾筵争进奚斯颂，银烛华堂夜不寒。

薄宦翩然赋遂初，随行三竺礼真如。锦囊满贮新裁句，蜡屐疑探未见书。歇浦潮声迎缓棹，圣湖山翠拥安舆。慈云遍覆人间世，永驻春晖庆有余。

何宝书以近作诗词求予斧正。

阅《香艳杂志》一册。第四期。

四月一日，乙卯二月十七日，阴。

《逍遥游同南谿、初我茗话作》：移《陆寿诗》前。西城夕照颓，浮图势孤耸。树杪素波横，屋后青山拥。偶然挾尘藩，真人息以踵。孤怀薄天云，清言比泉涌。耽静万虑捐，忧危一坐悚。感兹景物殊，未觉吾道壅。幽岩有大木，不材日拥肿。岂徒忘物竞，毋乃膺天龙。雄鸡惮为牺，老蚕蜕成蛹。试问蜗角宽，何如蝉翼重。

阅《妇女杂志》一册。第一卷第二号。

四月二日，乙卯二月十八日，阴，下午雨。

《花朝阴》：移《陆寿诗》前。愁雨愁烟十日中，小楼昨夜又东风。莫嫌篱落无颜色，
 缕尽冰心未肯红。

连朝呵冻到毫尖，但觉春寒日日添。倚遍红栏人寂寞，受风一燕忽窥帘。

阅《香艳杂志》一册。第五期。

四月三日，乙卯二月十九日，晴。

清明祀先，实古礼也。近日日氛甚恶，心绪不宁，观儿女拜跪，不禁泫然有霜露之感。

阅《大中华》一册。第一卷第二期。

四月四日，乙卯二月二十日，晴。

上午九时，偕桂儿乘小舟至干泾郭宅贺喜，为玉符之子完姻也，傍晚始返。

阅《妇女杂志》一册。第一卷第三号。

四月五日，乙卯二月二十一日，晴。

上午，至陈泾时庵府君墓道祭扫，桂儿随往，顺道阅视新校舍，与翥青叔立谈数语而别。

阅《教育杂志》一册。第七卷第一号。

四月六日，乙卯二月二十二日，晴，午后阴而多风，微雨。

与赵知事函云：顷奉尊函，委为选举调查会调查员，命开履历及声明有无党籍，兹特另纸开呈，伏祈鉴核。

阅《教育杂志》一册。第七卷第二号。

四月七日，乙卯二月二十三日，晴。

今日为何市约走灯彩第一日，观者云集，街衢几无容足地，亦可谓举国若狂矣。

阅《教育杂志》一册。第七卷第三号。

四月八日，乙卯二月二十四日，晴。

今夕风甚狂，然走灯与观灯之人兴致仍不减昨夕也。

阅《大中华》一册。第一卷第三期。

四月九日，乙卯二月二十五日，晴。

今日为走灯之末日，晴而风微，愈增观者之兴，人散已三点钟矣。

《清明日微雨》：清明野哭又今年，细雨沉沉湿纸钱。一树桃花红似泪，东风吹堕墓门烟。帘外风寒懒倚楼，雨丝烟柳更添愁。莫将尊酒浇黄土，地下伤春已白头。

阅《中华小说界》一册。第二卷第二期。

四月十日，乙卯二月二十六日，阴。

上午，至凌义文家写一遗嘱。饭后至刘简庵家，简庵邀饮也。至则雷雨大作，席散雨止，始棹舟归。半夜，大雷雨。

阅《中华小说界》一册。第二卷第三期。

四月十一日，乙卯二月二十七日，阴，微雨。

丁芝孙八日函云：储蓄票已婉辞谢绝矣。癸丑教育费批词可笑，出二科手。现已详顶，闻将除去漏列数百元照行。十五放款之期能否莅城一叙？兼与良商图书馆办法尤便。徐积余云，南京刻工葛姓每字只须二厘二，惟不能来常耳。

许君明十日函言：学务一席如仍挂贱名，可否偏劳令郎代办，或即具书辞职，另觅替人，均乞尊裁。

阅《文艺杂志》一册。第七期。

四月十二日，乙卯二月二十八日，晴热。

晨，与内子、桂儿入城，天燥甚，六时抵城。

半夜，大雷雨。

四月十三日，乙卯二月二十九日，阴雨竟日。

外姑生日，美叔在家，以天雨未能出，聚谈竟日。

四月十四日，乙卯三月初一日，阴。

晨，至市前，过于公祠待芝孙，久不来。归，则芝孙以电话招至近芳园小饮，且言已约双南、季玉矣。至后，芝孙亦来，言良士所招之苏城刻书人将来，而良士又往光福扫墓，且有沪游，未必即日能归。因商刻书之事，谓刻工来，每人贴饭食一角，殊不合算，不如寄稿苏城，每字只二厘半也。又议先刻何种，予谓不如刻《钝吟集》，双南亦以为然。席散，双南先归，予与芝孙、季玉至逍遥游啜茗，微雨始散归。

黄聘之自小轮来，天微雨，匆匆赴市前裕兴旅馆，约明晨晤。夜雨。

四月十五日，乙卯三月初二日，阴。

上午，向外姑家借雨鞋，出至裕兴旅馆晤聘之，至于公祠代领何市乡教育费。芝孙赠予《笠泽词征》下二册。丁秉衡以繆筱珊新刊《京本通俗小说》二册致予，直银一元，湖北陶子璘所刊也。聘之邀王梦良、曹养纯等同饮于聚丰园。至县公署访张叔颖，晤谈良久，复至仪凤园啜茗。予因为聘之代拟一河工请款呈，即归。醋库桥至土地庙街中均挂红绿灯，明日祖师社进行之路也，游人已杂遝矣。于此见吾乡风俗之好游观也。

四月十六日，乙卯三月初三日，阴。

天有雨意。张叔颖、丁芝孙均约至逍遥游啜茗。后出西门至王季玉处观书。适黄聘之来，言今日要下乡。予亦意兴阑珊，蹑履从之。出大东门，见拜香者甚多，络绎

剑心移日记
民国四年（1915）二月八日至民国五年三月七日

于道，愚民之愚真不可及也。下午雨。使雨而移于上午，则船家损失不可计算矣，于此见天心之仁厚也。

抵家，得丁芝孙廿八日函，即言刻书事，中附良士一缄，交芝孙者，言手民饭食已与说定，地点样本择定否云云。然在城与芝孙等商酌，虽说定开雕冯《钝吟集》，而式样一切均未言定，尚须费一番手续也。

陆芝珊函谢惠寿诗。

许君明函言：至吴门，书估马昌明、徐敏甫来，云郎亭、艮庵两家藏书均欲求售。汪书约五万卷，顾书约万卷，其中想多善本。本县现既拟办图书馆，此项书籍不妨购置皮藏，未知尊意何若？

许师叔四月十二日函言：《茆河清册》惟老所拟序文，已径寄尊处，如已改就，请寄下。《工程记》由先生付印，印资若干，便祈示及，当由敝处按数汇上也。

唐海平廿六日函云：十八日曾至横泾，本拟来何，适为雨阻，乃趁航回城。二十日遂移家赴沪，现住童季通处，地址在务本女校后面。《家庭杂志》首期已印齐，专待封面。侄续娶之期择于阴历三月初四日，务请台从惠临，以增光宠。明版《三国》能早日出版，必可获利，望即着手对照，举其异同，则益醒目。侄现拟组织出版组合，网罗天下名士，俾能与商务、中华成鼎足之势，俟章程拟就，再当请政也。

华君安廿七日函云：校对惟于五号小字稍有误处，缘多阅不免眼花，至于三、四号字大可不误，且或来稿有讹，代为改正，尚能尽职。现校对连弟仅两人，并系重听之人，诸不灵敏，只算弟一人为主。局内一切规模并不整肃，究竟工作人无道理者多，海平无暇去管。而饮食之间每桌极少八人，或十余人之圆席为多，但求饱食而已。常地之事还望费神留意，因舍间似少便于照应，素叨交好，用敢得陇望蜀，诸希原宥。

阅《双星》一册。第一期。

四月十七日，乙卯三月初四日，阴雨竟日。

与唐海平函云：前日苕枕来，知足下欲到舍，乃翘盼久而足音阙如，殆为雨阻矣。后戈靖之来观灯，始知吉期在迩。玮月杪到城，因瞿良士有沪游之意，拟约之同行，詎知良士已往光福扫墓去。而风雨连日，阻我行履，不获跻堂贺喜，歉何可言？三日归家，始得读足下廿六日所发一函。《三国志》现始检阅，如无人事牵率，多至二十日可以卒业。近时杂志惟《双星》颇有文学家气味，然仅见一期耳。出板组合条例若何？先睹为快。

与华君安一函，言常熟馆地时为留意，但恨无相当之位置耳。

阅《小说月报》一册。第六卷第三号。

四月十八日，乙卯三月初五日，阴，下午雨，彻夜不止。

与陆芝珊函云：前日华堂称觥，玮为干涇郭氏贺喜，未能躬祝眉寿，皇悚奚如？乃以芜词辱加奖饰，是重下走之戾也。去岁重刊《钝吟集》之议，近与芝孙、双南斟酌付刊，拟刊成样本，发行预约。惟良士扫墓未归，尚未假得精本，大约此月中必可实行。想足下闻之，亦为一快也。

阅《游戏杂志》一册。第七期。

四月十九日，乙卯三月初六日，阴雨，下午霁，然尚未杲杲出日也。

程邕之来函，开书目三纸，均寻常本。予嘱其寄《学海堂集》、《苗氏说文》、陈逢衡《屈辞精义》三种。

《春阴》：深沉绿意透帘栊，为怯春寒背晚风。芳草怒生人境外，落花多在雨声中。萧疏偏是饶诗景，酝酿谁能识化工。恼恨青青堤上柳，长条齐向小栏东。

阅《游戏杂志》一册。第八期。

四月二十日，乙卯三月初七日，阴，下午雨。

杨佛士四月十七日函云：济以沙田局事，于月朔来沪。昨日招集少长修禊事于味菴园，戾者甚众，惜公未来。因思昔人有补禊之例，特为我公代拈分韵，得清字，敬呈素纸两方，敢求赋以佳什，实所盼祷。

阅《游戏杂志》一册。第九期。

四月二十一日，乙卯三月初八日，阴，下午微雨。

金植之结婚，请予为证人，事毕即归，邀予饮，以地湿未往。

桂儿信来，言城中夜间闻有声啾啾唧唧，或云九头鸟，或云鬼叫，初无定处，询乡间有否？予前日雨夜亦闻之，似是一种鸟声，不足为异也。

阅《小说新报》一册。第一期。

四月二十二日，乙卯三月初九日，阴，时露晴光。

陆丽和来，邀午饭。

《春阴》之二：雨余薄霭护花梢，润到雕梁燕子巢。一蚁驮香缘路曲，群鱼吹絮聚塘坳。达生奚问神形影，观物何如梦幻泡。只有云愁千万缕，随时紫拂未能抛。

阅《妇女时报》一册。第十六号。

四月二十三日，乙卯三月初十日，阴。

沈鸿卿邀至其家小饮，以新屋落成也。予与黄聘之、江受之同往，便道过谭新之之子家，观其所藏《津逮秘书》，遍搜仅得十余册，余悉拖散矣。予嘱新之之子再检一过，未知尚有存留否？归已天黑矣。

许师叔函云：惟老序文想已改就，专人来领，请为付下。周秉清所撰《浚治白茆图说》，拟附刊于清册之上，兹将誊本奉阅，如有不妥及讹字处，请为指示。

灯下校《浚白茆图说》一过，为改正误字数处。

阅《香艳杂志》一册。第六期。

四月二十四日，乙卯三月十一日，阴。

与许师叔函云：《白茆图说》校读一过，检出误字数处，望即改定。惟一先生序文附呈。附与陈应和函，寄教育会收条两纸。

《春阴》之三：罨画溪山锁晚烟，二分春色迟今年。独来柳岸听鹧地，正是茆檐养麦天。碧涨乍高泥性润，绿枝如洗雨痕鲜。芳郊多少南朝寺，一杵钟声警懒眠。

阅《中华小说界》一册。第二卷第四期。

四月二十五日，乙卯三月十二日，阴，下午微雨。

程邕之寄书来，《屈辞精义》系扬州陈本礼所著，而其子逢衡为之校刊者也。书虽初印，而已衬裱，盖纸已霉烂矣，因还之，而留《学海堂集》及《苗氏说文》四种。

阅俞樾《右台仙馆笔记》四卷。卷一、二、三、四。

四月二十六日，乙卯三月十三日，细雨濛濛，竟日沉闷。

《春阴》之四：移家合住水云村，书帙慵摊静掩门。花木晓来成绿海，楼台深处易黄昏。酒尊寂寞春无赖，香篆萦回梦有痕。最是中年哀乐感，芳时已逝莫重论。

阅俞樾《右台仙馆笔记》四卷。卷五、六、七、八。

四月二十七日，乙卯三月十四日，上午细雨，下午始霁，始露日光，然地潮湿甚，颇不可耐。

陆芝珊还《钝吟集》，并附函云：近日雨窗闷甚，偶检《题襟集》中《和成招燕词》四律，借以遣怀，并拟补题图后以志鸿爪。中日交涉，颇形决裂，内忧外患，相迫而来，正如燕巢幕上，不知栖止之所安矣？

阅俞樾《右台仙馆笔记》四卷。卷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。

四月二十八日，乙卯三月十五日，晴。

本拟昨日赴城观运动会，为雨所阻。今日聘之约同入城，天热甚，劳动家有赤体者，到城天尚早，以神倦不复出，夜饭后即寝。

四月二十九日，乙卯三月十六日，阴。

昨黄昏时得西风，热暑已解矣，今日凉甚。晨，翰青叔来，约至寺前街啜茗，晤聘之及陈孙竹，同入会场。而天微雨，乃至湖园小憩。与聘之至同升公司小饮。午后，与聘之访徐印士，谈良久。印士得保，免考知事，月内将入都。夜，翰青叔邀饮聚丰园。翰青叔言，昨日二校学生在场，猝病者一人，系沈松园之子，当时颇为惊皇云。

四月三十日，乙卯三月十七日，阴。

晨，聘之下乡，约予明日归，代伊领河工款。

吴季英示予明仿宋刊《韦苏州集》及明活字板《秋厓小集》，均旧山楼物，以价太昂还之。下午，至县公署代黄聘之领河工款三百二十元。

五月一日，乙卯三月十八日，阴。

昨日，丁芝孙以电话约予今晨至其家。十时往，言徐积余荐一刻书人来，向代南京状元泾李光明斋刊书者，写样极佳，每字二厘二毫，较苏城便宜。因访张南斌，云已至逍遥游。予与芝孙同往，晤南斌，商定社名曰虞山丛刻社，第一集先刊《吾炙集》、《霜猿集》、《天启宫词》、《崇祯宫词》、《弘光宫词》五种。予本拟今日归家，而芝孙、南斌约明日游山，且云良士亦预约，乃改二十日归。下午，与桂儿至青年会观